憲章錄

憲章録卷第三十四

成化九年癸巳
至十二年丙申

九年春正月壬辰朔　免湖廣武昌等府糧三十二萬餘石　二月　吏部尚書姚夔卒夔浙江桐廬人正統間以春秋舉鄉會試皆第一賜進士擢吏科給事中景泰天順間歷南京刑部侍郎進禮部侍郎吏部尚書至是卒年六十夔豪俊慷慨不拘小節論者謂其類唐杜黃裳而未免通餽謝當時蓋已疵之夔既惟於清議而今其子孫産業未免淪落何若爲此云　以尹旻爲吏部尚書　以御史戴珊提督南畿

學校凡考校必以文藝古器識品藻精明諸生帖服其最稱許者吳中王鏊也　上命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刻梓以傳編脩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於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爲二君之徒好上嘉納之　陜西總兵白玉巡撫馬文升以虜寇入境隄備不嚴兵部奏請究治　上宥之　三月　戶科給事鄧山奏北直隸山東民饑相食其地密邇京畿萬一患生不測爲費反多　上命各巡撫官即行賑濟不許遲慢　夏四月辛酉朔日食　總理河道刑

部侍郎王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麥槁民不聊生迺三月初四日山東地方忽暗黑如夜乞詔廷臣講究弭災恤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上曰山東既災重民艱須行賑恤今年稅糧盡與蠲免仍遣禮部左侍郎劉吉往祭告東嶽泰山東鎮沂山及東海之神以祈雨澤　司禮太監沈繪下獄繪侍寵稔惡後見疏斥常懷怨望奉御賈祥因教其私造兵器家僮演習以備不虞有畏祥者遂發其平日盜內帑金銀器物諸不法事及其弟千戶廣不時披

甲出入皇城莫測其意下法司推問獲實命繪祥斬廣絞其黨二十一人送司禮監奏請處治　新會縣民劉銘梁徇同往海康賣穀將還海康民吳祁與其弟金童挈家避寇附舟至新會止於銘家祁遠出傭工銘徇見金童妻色美屢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金童捕魚夜縛金童斫其腦投江中時江濱民關道安聞金童叫呼欲救不果銘歸欲犯莊氏而拒益力居數日金童屍浮銘門適莊氏出汲識其爲夫尸哭視之斫癡死然得銘謀死狀顧力不能報仇乃先投幼女於水即自投水附夫尸死焉三尸隨潮上下旋

繞銘門其鄰李逢春買棺收瘞銘夜潛發其尸棄之大海吳祁自外歸得弟尸於海濱乃訴于官儒生李啓李蕃及關道安等爭述莊氏節義并士人吊哭詞章上之銘佝吐伏刑部員外馮俊特爲具奏　上令有司即誅銘徇梟首示衆旌表莊氏刑部尚書陸瑜奏李逢春等收瘞三尸誠爲義舉今遭發掘宜命有司即其處窆之立石大書其夫婦姓名以誌䕶可垂示來又詔可　五月　以兵部尚書商輅爲戶部尚書禮部左侍郎萬安爲本部尚書　起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于南京管事六科給

事中唐仁等十三道御史羅明等劾奏溥謙擢自先
朝累承異寵不顧清議汚壞名節過蒙什其罪愆遣
歸田里待之已厚而乃營求起用乞俾溥等仍舊致
仕庶得始終保全　上批答曰朕念錢溥倪謙往勞
特起用之所言不准　六月　直隸河間府蝗廣平
順德大名真定保定并河南懷慶府大雨水　秋七
月　勅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甘肅規復
哈密城哈密既爲土魯番速檀阿力所併累求救援
兵部言哈密實西域諸夷咽喉之地若棄而不救竊
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爲土

魯番所侵則我邊之藩籬盡徹而甘肅之患方啟設使河套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繼矣 上命集廷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勅赤斤蒙古罕東等衛諭以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勢且速檀阿力令亦遣使進貢因賜之勅使悔過自新庶可以散其姦謀縱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因舉文等習知夷情宜委以使事乃勅文等往 北直隸提學御史閻禹錫奏近例廩膳生考黜者俱追廩爲民今奉勅俱發充吏請停追廩之例禮部覆奏從之 吏部尚書尹旻等言本部議奏天

下諸司官有缺每五日內申所司巡按御史每月一次具奏各司府每三月類上本部而諸司乃有不如期奏報者自今乞下巡按御史并諸司令其一一如前所奏上之違者俱論以法詔從其議　以東直門火以水旱災免應天池州安慶徽州四府所屬上元休寧等等縣十九縣去年秋糧九萬四千八百餘石

八月　南京六科給事中汪直等十三道御史吳裡等劾奏倪謙錢溥不當起用仍乞放歸田里以為貪者之戒不聽　少詹事兼學士柯潛卒潛字孟時福建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授翰林脩撰歷陞

前職手神峻整言動謹飭人皆以公輔望之是年居
毋憂值祭酒員缺　上以潛剛方特起用以厲士論
潛疏乞終制謂親喪可短則所以事君者可知上覽
疏許之因久居苫塊患左足風痺而寒熱繼作遂卒
憲廟實錄乃謂守制家居頗爲鄉人所議不知此何
以云　九月　永平知府王璽奏伯夷叔齊廟在永
平境内洪武中有司春秋致祭景泰中始廢今臣已
重建請賜廟額祝文　上特賜額曰清節命詞臣撰
祭文令有司仍春秋致祭　冬十月　總督兩廣都
御史韓雍以疾乞致仕不允　十一月　上諭大學

士彭時編纂宋元綱目時因奏翰林春坊等官劉珝王獻彭華楊守陳尹直黎淳謝一夔鄭環劉健汪諧羅璟程敏政陸簡林瀚分爲七館編纂明年丘濬丁憂起復令同編纂再加一館爲八館云　十二月命暫停徵馬時兵部言北直隷山東河南等處水旱民間馬宜停徵　上曰馬政固國家急務但歲歉民貧救死不贍奚彼得此將安用焉兵部議是南直隷等處凡災傷地皆暫停之　刑部主事張鼎上疏言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日殷水旱繼作謹陳事宜以備採擇其一曰陝西八府三邊腹裏俱有鎮守總兵

巡撫都御史等官不相統一遇事各爲可否有警不相援救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副將以下悉聽調遣則事體歸一其二曰頃年軍法不行爲將者縱賊殺掠出入自由後有失機宜從律例科斷其三曰今官軍對敵罔有克捷蓋由腹裏官軍素係怯弱惟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奪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特加優卹有功不得隱蔽則土兵効勇而鄉導可得矣其四曰今邊將上下相蒙互爲欺罔遇虜入寇閉門不出或有失機多歸罪於下邊備懈弛日甚一日古之爲將者與士卒同甘苦而今之爲將者

每以供餽勞人於千里之外宜禁絶之又余子俊請
徙綏德鎮城于榆林又築邊墻千二百里值邊境災
荒軍民役死者萬計墻亦旋傾虜竟入套
十年春正月丁亥朔　勅王越專居固原總督諸路
軍馬　北直隷提學閻禹錫奏順天應天兩府鄉試
舊制以御史二人監試宜令預於十日前入院廉詳
察事端以杜積弊其同考試官宜令所司擇文學優
長素行端介者毋徇勢要干請搜檢守號宜用在外
都司官軍毋濫京營之人庶革其傳遞夾帶之弊至
於校文須主考官詳慎將同考官落卷并二三場通

行檢閲務得積學之士不許懶慢推託且兩京主考係侍從格心之臣若引嫌畏避即内不足者隨當罷黜試録就刻舉人文字不許主考代作以妨校閲詔從之　二月　免各處廵撫都御史赴京議事　靖安伯和勇卒勇廼北人祖阿魯台初爲兀剌馬哈木所敗率其部落稱臣内附永樂初封爲和寧王仍居漠北後復背叛宣德九年爲兀剌脱歡所殺其子阿卜只奄即勇之父窮蹙歸附命爲中軍都督賜之第宅尋卒勇襲指揮使帶俸錦衣衛累軍功歷官左都督成化初陞靖安伯食禄中府至是卒賜祭葬如例

勇雖出夷虜天性廉謹嘗從征兩廣一時文武大臣多縱肆勇獨循理尚儉衆視之有愧焉　三月　命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致仕先是鎮守廣西少監黃沁訐奏雍坐視猺賊出沒隱匿不報以致斷藤峽賊復嘯聚滋蔓流刼郡縣上免雍罪命致仕雍在兩廣威令素行沁不得恣其欲布政何宜迂而固按察副使張斆貪而暴不爲雍所禮乃與沁攻訐之及差官往覈適委宜斆行勘竟醞釀以成其罪雍督軍嶺南賊勢雖不盡過絶而功多于罪乃爲內侍奏黜公不平兩廣人思之不置　吏部左侍郎葉盛卒盛

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朝
廷多事六科建白多盛與林聰爲倡景泰壬申陞山
西參政協贊獨石等處設法創置百廢具興教民耕
種多所收穫天順改元擢僉都御史巡撫兩廣成化
初巡撫宣府墾田益廣以所積餘糧鬻戰馬千八百
匹脩屯堡七百餘所召入爲禮部侍郎卒年五十五
賜諡文莊盛留心世務在宣府多所建置但在兩廣
不能戢下官軍多戮平人報功又以峒蠻出沒不常
禁有司不許擅申盜賊必俟年終彙奏未免姑息觀
望識者非之　工科給事中韓文自慶陽還奏比奉

命辨驗紀功郎中張謹所劾總兵官劉聚范瑾游擊將軍祝雄緱謙都督周賢指揮劉琮都御史馬文升等所報功次多虛少實其乘機妄殺幼男女婦誠有如張謹所言劉聚馬文升敢相朋比互遣其子劉祥馬琇奏捷左都御史王越職居總制幸勝邀功左副都御史余子俊事出遥聞附衆罔上後知事覺掩奏餙非上曰此曹濫殺妄報功次本宜重罪今虜賊既遁不爲無功總兵衆將巡撫等官姑宥其罪報功得實者如例陞賞殺幼男女婦者姑免問俱調發邊遠立功哨瞭　兵科給事中郭鏜等奏總兵劉聚都御

史王越馬文升余子俊等怠於敵愾急於貪功既無保障之仁反施屠戮之慘萬姓傷心四夷傳笑郎中張謹劾奏於前給事中韓文覈實於後乞大奮乾剛重加黜罰以爲邊臣妄殺邀功之戒　上曰爾等所言良是但其事已裁處不必再問所司移文戒飭之

以水災免直隸壽泗和三州霍丘等八縣成化九年秋糧三萬七千餘石鳳陽留守左等七衛并洪塘湖千戶所子粒七千五百餘石　以旱災免湖廣武昌漢陽黃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糧五十三萬五百餘石武昌衡州常德靖州沅州五

開茶陵黄州長沙銅皷辰州十一衛子粒二萬九千六百餘石　夏四月　調南京禮部主事林孟和爲陝西慶陽府通判時孟和言本部右侍郎倪謙貶法徇情市恩釣譽臣堅以理法執請謙姑爲信從而心寔㘅恨伏望調臣别用或罷歸田里貶竄荒域仍居前職實非臣所願也詔孟和以屬官不知大體毀辱大臣可調邊方　駙馬都尉馬誠乞録其兄誥爲國子監生詔許之後不爲例都給事中霍貴等言國學乃首善之地教化之原惟科貢之士及大臣恩䕃子弟得肄業其中馬誥身非科貢爻非大臣而馬誠爲

乞恩入監祖宗以來未聞弟爲駙馬而兄得錄用者也誠之狎恩蠹政語之貪祿求進俱當論罪詔既准入監姑已之　五月　六月　兵科給事中祝瀏言大誥律令及諸司職掌洪武禮制等書頒布中外俾臣民遵守然民生日繁庶事百出制書有未備載者或朝廷有所施行臣下有所建請遂因之以爲條例乞勅在京文武大臣備查內外新舊條例務歸至當以類相從取旨裁決刊行遵守詔下所司議行　閏六月　秋七月　巡撫延綏余子俊奏乞終養不允

八月　直隸博野縣知縣裴泰奏宋程顥程頤二

大儒其先博野人祖羽爲端明殿學士因家于洛陽本縣程委社實其祖居舊有祠堂近爲僧葺乞勅禮部定其祭品儀注令所司春秋致祭事下禮部覆奏從之　左庶子黎淳主考順天府鄉試初場得一優卷及觀後場絶不相類疑有弊勾稽墨卷果得謄録生截卷狀移簾外按其事而取優卷爲第一拆封乃馬中錫亦一時名士時學士謝一夔主考應天府鄉試得王鏊爲第一試録五策皆刻鏊場屋中墨卷不易一字一時稱得人明年鏊會元及第　九月癸丑朔日食免[illegible]　以水災免直隸蘇松常鎮四府所

屬吳江等一十四縣并蘇州衛秋糧子粒共四十三萬四千六百石馬草一十六萬九千八百九十餘包

冬十月　左庶子兼翰林侍講徐溥服闋至京詔陞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　十一月　運太倉銀三十一萬兩以給邊需　改左都御史項忠爲刑部尚書　有自宮者三百一十四人先巳謫戍皆逃至京師復希進用　上命錦衣衛重杖而遣之仍嚴加禁約　致仕兵部尚書孫原貞卒原貞本名瑀以字行江西德興人卒年八十七居官以清愼自將多著勞效令終壽考亦世所難得云　十二月　陞翰林

編脩程敏政爲侍講　罷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時內費日侈帑金漸乏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額金場淘煎以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於蛇虎死於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巡撫等官奏工多金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之　陞翰林編脩李東陽爲侍講　都御史李賓等奏錦衣衛鎮撫司累獲妖書圖本率皆妄誕小民無知往往被其幻惑乞備錄其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使愚民咸知此等書決無證驗傳習者必有刑誅不至

再犯奏可　兵部尚書白圭卒圭直隸南宮人歷官中外數從軍旅累有勞效而荊襄之功爲最然乏清譽既沒而諸子以分財不均鬩訟聞者嗤之

十一年春正月辛亥朔　吏部奏罷朝覲官布政使楊文琳按察使王琳等一千八十一員　陞吏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爲少保仍兼舊職理事　賜故御史伍驥都指揮丁泉于福建上杭縣立祠祀之先是天順六年盜賊竊發丁泉率兵守備賊不敢犯次年賊勢益熾伍驥初入境聞變單騎冒險親造賊巢諭以禍福賊聞所諭莫不感泣旬日間來歸者一千七

百餘戶俱給以牛具穀種俾之復業惟賊首李宗政等負險不服遂與泉率兵深入攻破營寨泉奮身力戰爲賊所害贈總督官軍吊死卹傷激揚義氣與賊戰十餘合破烈壁等十八寨擒斬八百餘人賊二千驚衝冐癉癘致疾而卒衆皆悲傷痛哭如失父母立祠祀之至是知縣蕭宏奏乞載諸祀典事下禮部覆奏賜其祠額曰褒忠命有司春秋祀之驥江西安福人景泰甲戌進士

二月

詔閉河南宜陽等衛銀洞先是兵科給事中郭鏜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乞開煎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

礦脈細微所得不多徒費民力遂命封閉至是戶部尚書楊鼎又言内府及邊儲缺用乞復開煎勘報如前 上命仍封閉之 國子祭酒周洪謨言天下有司聽訟輒用夾棍等刑具百姓不勝苦楚請勑法司禁約除人命強竊盜奸犯死罪須用嚴刑其餘止用鞭朴違者風憲官録其酷暴以備考劾詔可 命少詹事徐溥翰林侍讀學士彭華爲會試考官華以從子入場疏辭遂改命侍講學士丘濬 癸卯曉刻月犯牛宿大星 兵部左侍郎李震卒震居侍郎兩廣幾二十年弗遷而寮長有缺多從他曹叙補至是以

務發于項而卒時謂其不能無歉望云　命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商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戶部尚書楊鼎兵部尚書項忠刑部尚書董方工部尚書王復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王越通政使司工部尚書張文質大理寺卿宋旻翰林院學士王獻侍讀學士彭華侍講學士尹直爲殿試讀卷官　三月　上御奉天殿親策舉人王鏊等二百九十七人親閱所對策賜謝遷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辛未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時江西

安福人卒年六十謚文憲時端謹嚴寡外和內剛立
朝三十年公退未嘗語子姓朝廷事每有大政事大
議論持正居多雖不立赫赫之名亦隱然一代人望
云　夏四月　析河南汝州地置寶豐縣因始地置
南城縣　勅戶書翰學商輅兼文淵閣大學士吏禮
部侍郎劉珝劉吉俱兼翰林學士內閣辦事　欽天
監五官靈臺郎劉伸奏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本
臺官輒自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得
清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
之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爲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少

卿童軒出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增損舊書不以實對　上宥之命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

五月　以水災免直隸鎮江府秋糧五萬四千八百餘石鎮江衛屯田子粒五千二百餘石　以水災免福建漳州府龍溪南靖漳浦長泰四縣秋糧二萬三百餘石漳州衛屯田子粒一千三百餘石　乙卯昏刻月犯明堂中星　己未辰時金星晝見于巳

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踰二紀稽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餉如故良由總兵等官因襲作弊稽查不嚴加追究非徒糧餉虛

費抑恐兵政日弛　上命究理之　勅禮部朕皇子
年已六歲未有名其與翰林院定議以聞既而擬進
上親定睿名下宗人府書于玉牒皇子即孝宗也毋
紀氏生時以萬貴妃所忌失傳于外廷臣不及奉賀
至是已六年矣因乾清宮門災　上欲顯示於衆乃
命司禮監懷恩等同内閣計議學士商輅曰若降勅
於禮部以擬名爲辭則衆不言而自喻矣恩等請於
上遂有是命越數日　上命皇子至文華門召文武
大臣進見又數日上御文華殿召輅及學士萬安劉
珝劉吉至御座前問曰皇子既出將何如處之輅等

對曰　皇上即位十年儲副未立天下人心屬望久
矣當立爲太子　上曰即舉行乎對曰今天氣尚炎
俟秋凉舉行上曰然輅復曰皇子饑飽寒煖之節須
勞聖慮上頷之曰朕知悉矣輅等退賜酒飯於文華
門外命太監懷恩覃昌待之　皇子母紀氏立爲妃
徙居永壽宮　六月　皇妃紀氏薨先是受萬貴妃
觴遂有疾因而不起諡贈爲恭恪莊僖淑妃　乙酉
卯刻日生左右珥重暈背氣皆赤青色鮮明　秋七
月　朶顔等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　八月　命
濬舊通惠河　開設陝西榆林鎮番二衛儒學　壬

賓葬恭恪莊僖淑妃紀氏於西山　九月丁未朔日食　文武羣臣上表請立　皇太子　選進士楊茂元等二十人于刑部問刑尚書董方等言本部專理刑名非得通曉律例者無以稱欽恤之意乞依正統間例選諸司辦事進士同本部見任官問刑待半年後主事有缺以可用者叙補詔從其議　禮部上冊立　皇太子儀注　陞翰林編脩倪岳爲侍讀　冬十月　國子監生三百六十一人奏臣等皆發身科貢近有納粟入監者一千五百餘人率多幼稚而撥歷反在臣先乞從宜處分必在學曾爲廩膳者方可

與臣等相兼撥歷於是納粟監生亦奏以爲臣等皆出自學校有曾經科舉者朝廷以邊儲缺用下納粟入監之例初不以長少年齒論也俱下禮部議科貢乃祖宗舊典納粟實一時權宜況納粟送監其後班之日多在科貢者入監之先若仍緣舊規以次取撥是使納粟者得以遂捷取之願而科貢者不能無淹困之嗟宜敕國子監於此兩途酌其多寡分序撥歷議上從之　十一月　癸丑冊立　皇太子詔告天下　十二月　命巡撫延綏余子俊巡撫陝西等處

戊子命復郕王帝號　己亥上恭仁康定景皇帝

尊諭

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　辛亥南京地震有聲　二月乙亥朔日食　南京六科十三道各以南京陰霾蔽月地震有聲上疏修省　陞翰林編修陳音爲侍講　三月　強盜宋全伏誅全武驤左衛勇士以山後女直人又稱宋達子與都指揮滕雲相結爲盜往來京城外刼掠人財強姦婦女多所殺傷官校莫能捕後雲被獲服罪全削髮如僧將北走虜地爲千戶李端等所獲命梟首示衆　夏四月　御史許爲學等言近者虜酋滿都魯自稱可汗亂加思蘭亦自稱

太師逆謀已著一旦大舉入寇倉卒之間難於制馭
況今災異屢見南京地震陰霾榆林天鳴如砲流星
隕於城中有聲大抵皆兵象也乞勅在廷文武大臣
及科道等詳議兵備若不先時而慮患至而後圖之
不曰將才難得則曰軍士不足不曰器械不備則曰
糧餉不給失機貽患可勝道哉　上命所司詳議以
聞　禮部言南方府州縣歲貢生員考中者例送南
監景泰間因北監充撥數少暫留今宜仍舊例從之
　庚寅夜山西太原府地震有聲　五月　敕大同
左雲川衛大同右玉林衛天城鎮虜衛陽和高山衛

四儒學　六月　濬通惠河成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口六十里　陞翰林脩撰劉健爲右諭德　秋七月　癸卯皇第二子生母曰宸妃邵氏　北城兵馬吏目文會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間有流民鄒百川楊繼保等聚衆爲惡正統間民人胡忠等開墾荒田始入版籍編成里甲成化年來石和尚劉千斤李胡子相繼作亂遣大臣撫治而處置失宜終未安輯今河南歲歉民饑入山就食者勢不容已取保無後日之患謹條陳處流民三事其一荆襄之地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遠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

土收籍管業其新附籍領種田土編成里甲量加存恤欲回原籍者聽其發充軍逃回者就編本處衛所其二流民潜處出沒不常乞選府州縣正官及軍衛守禦文武皆得其人則流民自安其三荊襄上流爲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總隘處所添設府衛州縣立爲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則其民自日趨於善矣都察院是其議請移文撫治都御史原傑斟酌處置從之　庚戌京師西城有黑物夜出傷人衆蹤跡之不得巡城御史以聞命設法捕之仍戒人毋得傳疑　命宋儒朱熹十世孫燉爲

翰林五經博士奏祀事　八月　改南京戶部左侍郎王志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僧錄司右善世道堅盜賣度牒有發其事者下刑部主事都存德鞫實請于尚書董方治之方庇道堅欲緩其事存德發聞方上言存德率意妄爲詔存德道堅俱下獄存德訐奏方黨比道堅　上以存德屬官違例具奏發吏部降調道堅釋放刑科給事中雷澤等上言當罪道堅而宥存德不從存德竟降山東寧海州同知　大學士商輅等奏祖宗創爲郊祀歲一舉行極爲愼重邇者傳聞　皇上又於宮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

所用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欲於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禮臣等竊詳

皇上爲此無非欲爲母后祝釐爲生民祈福但稽之古禮采協昔傅說之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况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乃別立玉皇之祠祀并用南郊之禮一則是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 皇上爲天之子其於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與故致有纖毫不謹伏望將內廷一應齋醮悉宜停止勿致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

矣蹶入　上命折其祠祭器等件送庫收貯　按商

又教公此奏亦人臣事君之常道耳若我　世宗聞

之則從之如轉圜不啻如　憲廟矣奈嘉靖末年之

相不惟不言又且自爲醮祭以逢迎之始知文教公

不易得矣　薊州等處總兵右都督馬宗等奏比者

兵部以朶顏三衛與壯虜交通行令整飭兵備以戒

不虞盖朶顏壯虜往往由喜峰口入貢熟知我邊虛

實尤爲可慮薊州沿邊關營官軍舊額二萬九千八

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可調補乞行法司問擬

謫戍囚徒量充三五百人及雲南兩廣逃避軍役者

滑住境內乞咨招集收用且喜峰口羅文峪黄崖口
劉家口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俱係通冦要路
官軍防守不周欲選所屬軍衛有司舍餘民壯編伍
教練遇冬協守春深放免事下兵部言諭戍因徒宜
行令法司區處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丁例已禁止
曩者廵撫都御史閻本嘗奏允四方軍民人等願投
軍自効者聽令收後宜移文宗等會議如例舉行其
舍餘民壯俟邊情有急斟酌選用從之　都察院左
都御史李賓言古者多用戰車取勝乞製偏箱車五
百輛鹿角榨五百具相參而用每小車一輛榨一具

共用十人通用五千人行則爲方陣止則爲方營乞
命所司會臣計造并選閱精兵五千爲用命内臣并
文武大臣各一人統領教練俟警調用更諭令各邊
俱如式製造以備戰守事下兵部尚書項忠言陜西
諸邊收蓄兵車數千輛及京營亦嘗因定襄伯郭登
之言製小車二千五百輛日久無用俱已毀廢今實
復及此但今宿將邊臣彼此異見如以車爲不可用
稽之於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北征騎十萬車十五
萬輛遂造大漠柔然怖懼不敢南向突厥寇唐而太
宗遣諸將出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屢

見大捷以此觀之是車決可用也如以車爲可用唐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濤斜被賊縱火焚車人馬大亂官軍死亡四萬宋神宗時契丹入寇取兩河軍民爲備沈括以爲車行日不過三十里若被雨雪雖步難進以此論之是車未必可用也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永樂到今止於馬步相參較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咈其所素習強其所不能臨期應用違悞非便乞如賓言遣御史及工部官督工如式先署車十輛棒十具送赴教場仍令賓會同內外官驗其規制何以施行如虜輕騎剽掠何

以分布追之阨險邀遮何以乘危禦之開闔奇正之妙推挽進退之法宏綱大界俱要講明俟車製成日以聞至是車成兵部以請命實及忠等詣教場會三大營內外掌兵官如擬分兵列陣以驗之旣試忠等覆奏謂所造車榨若兩軍對壘之際用以守城安營可以禦矢石防衝突若追逐奔北登高致遠履險涉危恐非所宜宜行工部以漸成造付教場操習若制有宜損益者仍聽臣等會總兵等官酌量　上曰旣登高涉險不便其已之　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宋有文等奏土魯番速檀阿力復遣其使赤兒米即等

入貢且致書鎮守總兵等官飾其攻滅哈密之罪謂
王母已死城郭人民與金印俱存須朝廷遣使往諭
之即獻納然虜性狡獪實無還意其赤兒米即等宜
令赴京撫慰遣還事下兵部言速檀阿力蕞爾小夷
誇詐無憚屢遣使臣游說構亂宜先究治其使然後
徐興問罪之師以彰興滅之義但自古中國之馭夷
狄視若禽獸不足與較況哈密夷衆流亡之餘存者
無幾縱使得其城池及印猝難興復宜暫用羈縻之
術以俟可乘之機乞行甘肅鎮守總兵巡撫等官拘
集土魯番前後所遣使者曉諭之謂赤兒米即欺誑

無信朝廷念爾小國之臣曲加涵貸免其解京量加
犒勞遣人護送出境仍倍加謹飭以戒不虞詔可既
而禮部復言宜俯順夷情許其入貢而限其名數不
許過多復有旨每十人內許一人來貢 九月 撫
治荊襄右副都御史原傑奏地方事宜初河南巡撫
張瑄請於荊襄南陽添官總理於信陽添設守備都
指揮於光州添設守禦千戶所兵部以為不可行詔
令傑會官審處至是傑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蘄
黃西接荊襄東連鳳陽霍丘等處山勢綿亘河流四
達盜易出沒且鳳陽陳州等處近皆被災流民載道

盜入霍丘刼掠將藏執縛縣官民庶騷擾誠宜思患
預防今兵部旣云光州不可置所則汝寧所屬信陽
等一十三州縣宜令二司巡守官各選識察兵牌人
等令備器械馬匹選委所屬州縣佐貳首領官一人
督之不得累以他役致妨緝捕又信陽州地方軍民
雜處奸盜尤衆宜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等官俾
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
餘里四野曠漫而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宜遷
置縣南馬頭山使便於廵邏詔如議行之　雲南巡
撫王恕奏襟帶男王承祿隨侍從之　陞應天府府丞

白昂為南京大理寺右少卿 妖人李子龍等伏誅
子龍本姓侯名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兒爲狼
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
術士江朝推其命當極貴又遇道人田道眞傳與妖
書有云陜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家有毋孕十四
月生男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盤繞之異得權聞其
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眞定閒交結不逞之徒又
有術士黑山者批其命若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
謂與江朝所言符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眞引至京寓
軍匠楊道仙家先是道仙有僞勅車勘合并勾善符

印散與內使鮑石崔宏長隨鄭忠王鑾常浩左少監
宋亮右副使穆敬得權乃得備緣出入內府石忠等
皆爲所誑敬信之時引至萬歲山觀望羽林衛百戶
朱廣素與鮑石鄭忠相識密言其事廣遂同小旗王
原訪得權稱有貴相乃傳於宋亮等往還日久情稔
各遺以鞍馬服用等物鮑石嘗報織染局內官韋寒
設饌具以待每入內府石忠等稱爲上師北面拜得
權不爲禮勢日張大既而爲錦衣衛官校孫賢等所
發執得權等下獄將送都察院出衛門忽報曰韋寒
死矣都察院鞫實得權及楊道仙黑山朱廣鮑石皆

伏誅餘黨皆發充軍已而刑科都給事中雷澤等言
得權鮑石等內外交通陰謀不軌醞釀禍亂死有餘
辜乃止令得權等五名處死餘黨王原等九名俱獲
宥免刑罰太縱恐無以謝神人之怒彰朝廷之法乞
追究悉誅之 上以事既行不聽兵部言錦衣衛官
校孫賢等俱都指揮袁彬提督能捕獲妖賊倒應陞
賞詔命袁彬孫賢等各陞一級 命增孔子籩豆佾
舞之數國子祭酒周洪謨言臣比言孔子封號冕服
籩豆佾舞等事禮部尚書鄒幹以謚號器數之加否
不足為孔子重輕請仍舊為宜臣竊以孔子自唐開

元封爲文宣王被以袞冕樂用宮懸當時袞冕雖通
乎上下而宮懸者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宮懸
服必用天子之袞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
矣宋承五代衰微之制至徽宗始加冕爲十二旒元
時孔子廟貌徧於天下而被以天子袞冕聖朝因之
則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禮佾舞止用諸侯之樂以
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乞勑廷臣計
議增籩豆爲十二佾數爲八則佾舞與冕服相稱禮
明樂備補前代缺畧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　上曰
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籩豆佾舞俱如

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　詔撫綏流民戶部以河南巡撫張瑄等言河南各府流民蟻聚宜設法撫卹請行河南山西山東及北直隸各巡撫官俾曉諭各屬府州縣官凡有流民入境審其原籍省令復業沿途給以口糧并移文原籍官司復其事產之被人侵占者給以牛具種子免其賦役三年若無家不願歸者暫爲安插令所司招回撥與閑地如例賑卹仍稽有司之加意與否而黜陟之制可　冬十月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朱英奏廣西猺獞屢服屢叛無有已時然彼亦人類尚可善化臣與鎮守等官會

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願去逆效順者即
定爲編戶復其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
聽時則有荔浦縣立山鄉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寶
率衆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山乃古蒙州之立山縣
請復立爲州縣見有衆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三司
勘處分守柳慶等處叅政袁愷復招出馬平等縣獞
獞五百二十八人叅議謝綬招出蒼梧等縣猺獞一
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陽朔等縣猺獞
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具
籍復奏而處之疏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等能下

順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宜
賜勑奬之　辛巳京師地震薊州等處亦震有聲
浙廣東海陽縣地置饒平縣　禮部奏是歲度僧道
一萬二千三百四十名　南京禮部左侍郎章綸自
陳衰老乞致仕許之　十一月　鑄哈密衛印給都
督罕愼以其舊印爲土魯番所刼也　陞撫治荊襄等
處左副都御史原傑爲右都御史馳璽書賜之　續
資治通鑑綱目成　上爲之製序　十二月　太監
懷恩傳旨南京禮部左侍郎倪謙陞本部尚書翰林
侍讀學士錢溥陞南京吏部左侍郎國子祭酒周洪

謨陞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開設湖廣鄖陽府即
其地設湖廣行都司衛所及縣盡刜襄流民自永樂
宣德以來言者每以爲憂至是都御史原傑徧歷諸
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
附籍爲良民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
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曠
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遂割
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
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爲商州而析
其地爲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爲

桐栢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君又即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為保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彝而好德也曩脇從之黨豈皆盜耶設君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荊榛瘴土入貢於版籍之間反側蒼生安枕於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因薦鄧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復慮蘄設鄖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

堪代巳任總治三省　上悉從之擢道宏爲大理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遂帖然安堵論者皆頌原傑之功云　整飭邊備兵部右侍郎馬文升奏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遇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陽迤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冰結則人馬可行易於應援或遇冰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横列河中下聯鐵

素上加木板以爲浮橋兩岸竪大木爲柱總繫其纜

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

至誤事從之　命掌國子監事禮部右侍郎周洪謨

理部事陞司業耿裕爲祭酒

憲章錄卷三十四

憲章錄卷第三十五

成化十三年丁酉至十四年戊戌

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　刑部議覆馬文升言武職多不恤軍士侵尅月糧蓋以事發止於帶俸差操立功贖罪故視以爲常不知警戒乞勑法司查照舊例若都指揮指揮侵欺軍士糧料布疋者依律議罪立功滿日俱降一級帶俸差操不許管軍管事宜行遼東禁約指揮千百戶等官及通行天下從之　增孔子籩豆樂舞之數遣兵書兼翰學商輅告文廟翰學王獻告闕里　分遣給事中御史查盤邊糧　二月

減寧王奠培樂安王奠壘祿米初樂安王奏寧王傺酷貪淫不軌等事命太監羅祥駙馬石璟刑部侍郎杜銘錦衣指揮趙璟往勘多實至是仍命皇親文武大臣議擬各罪 上曰寧王所爲不法本當削爵降爲庶人但念宗支姑從寛典革去祿米一半樂安王所奏重情不實有乖倫理革祿米三之一仍下勅切責及書報各王知之 福建建寧衛指揮楊昇故少保榮之曾孫與其父泰戕害人命爲讐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奎錦衣衛百戶高崇往勘未報昇潛至京營解主於錦衣衛百戶韋瑛家瑛紿暴盡得其

所投營解情由傾取其貲執送西廠太監汪直勾取
獄詞連及其叔父兵部主事仕偉姊夫禮部主事童
存令瑛夜入仕偉家搜檢財物擄掠及其妻屬京城
驚怖侍講陳音與仕偉鄰居乃登墉呵曰爾何人敢
爾不畏國法瑛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音曰爾欲
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音也瑛亦爲之稍戢韋瑛本
一市井無賴因投內官韋姓者爲家人從征延綏冒
功陞百戶汪直先爲昭德宮內使年幼得寵陞御馬
太監去歲九月因黑眚之異侯得權之訣命出外詗
察物議初出布衣小帽時乘驢往來京城內外人不

之知至是詞得畢事執以取信於上且謗及諸大臣上益委任之遂權寵赫奕時吏部尚書尹旻好結中官爲內助都御史王越因西征識瑛欲倚以濟事皆密遣人預通情款云　甲午浙江山陰縣地忽湧泉如血高尺餘　閏二月　壬子夜月犯進賢星　三月　錦衣衛旗校捕寧晉縣人王鳳等謂與瞽者康文秀於臨清縣人于源家謀逆拜受妖書僞職以緣事知縣薛方致仕通判曹鼎與鳳同縣預其謀發隸卒圍其家搜檢無驗榜掠誣伏方鼎先後令子壻擊登聞鼓稱冤鼎故學士鼐之弟事下法司時西廠緝

事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無藉者多爲鷹書誘愚民
行事者捕之加以法外之刑冤死相屬無敢言者至
是都察院奏擬妄報妖言者坐斬　上曰自後但遇
冤抑者必推情審辨不許戕害無辜　夏四月　禮
部言自去春以來各處災異迭見或因山川鬼神有
所不寧以致之其嶽鎮海瀆并鎮山之神俱宜遣官
致祭從之　勅商輅兼謹身殿大學士加萬安太子
少保陞吏部左侍郎劉珝禮部左侍郎劉吉俱本部
尚書仍兼學士　命都察院右都御史原傑改南京
兵部尚書吏部以南道御史任英等建言會推南京

兵部正官乃擬侍郎滕昭翁世資名上皆不從特命傑時傑方撫治荆襄命事竣回任都御史王越忌其來密通內閣學士劉珝沮之珝違衆議力主其事遂有是命　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還至通州西廠官校言其有所齎載汪直執而繫之廠訊鞫無實釋之竟不以聞　汪直令韋瑛執太醫院判蔣宗武下西廠獄　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同使安南還汪直遣韋瑛執送西廠獄　浙江布政劉福起復至京聽選有搆其事于汪直者執繫西廠獄　建寧衛指揮楊泰子曅為汪直所誣下獄死　上命太監錢

僅百戶韋瑛籍韋家產并械泰及其同居男女百餘人至京獄具泰坐斬監候其餘擬罪有差財產沒官獨祠堂與田三十頃給還泰家屬以延榮祀泰弟仕偉調台州府通判婿董序調河間府通判從弟中書舍人仕敬調惠州衛經歷原勘官王應奎高崇下獄崇瘐死應奎充軍後泰以審錄宥爲民　五月　發御史黃本爲民本往雲南貴州清軍刷卷還韋瑛承汪直風旨就其寓舍搜得象笏等物送錦衣衛究問遂以罪坐之　汪直令韋瑛執掌太醫院左通政方賢下西廠獄　丙子罷西廠緝事者時汪直行事官

校勢橫道路以目朝臣皆不安商輅萬安劉珝劉吉
上言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人心洶洶
各懷疑畏承平之世豈容有此蓋緣陛下委聽斷於
汪直一人而汪直轉寄耳目於羣小羣小之中如韋
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與奪同惡相濟如王英者
肆無忌憚傷害良善陛下若謂防微杜漸不得不然
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逯
杲生事有以激之可謂明鑒伏願收回伺察之人誅
逐奸邪之輩不然此風日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
上怒命司禮監太監懷恩覃昌黃高至閣下詰輅等

曰朝廷用汪直緝訪奸弊爾等遽如此說是誰先主意輅對曰汪直違祖宗法壞朝廷事輅等同心一意爲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下筆必有先之者安曰汪直挾勢害人人人要說誰獨爲先翊曰翊等奉侍 皇上於青宮迨今巳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今忽汪直爲害遠近不安何忍坐視吉曰汪直之罪縱使吉等不言必有言之者今既奏入貶黜誦罰皆所不避於是恩降辭色徐曰朝廷命恩等問具奏之由今皆執論如此當具實回話倘 上召問幸勿變前言輅等曰變

者天殛之恩等去軺舉手加額曰三公肯爲朝廷任事如此軺復何憂巳而懷恩傳旨曰卿等所言良是汪直壞事朕實不知今便革去西廠散遣官校卿等各安心辦事軺等皆頓首謝懷恩曰先生不知吾輩數人者巳犄其二黄賜陳祖生皆攔在東華門外不容進見矣汪直謗福建人與楊暈通　上疑此奏出二人所使翌日兵部尚書項忠具奏草會諸部院大臣共上之奏留中不出遂罷西廠召懷恩數直罪而責之退還本監調韋瑛於邊衛差操散諸旗校錦衣衛因奏直所遣旗校在外者二十人日久未還命都

察院移文令各該巡按御史隨處曉諭不得留滯人心快之但上意猶未釋然　初項忠具奏草令武選郎中姚壁持赴尹旻請署名旻曰本兵部所撰當以兵部爲首壁曰公六卿之長當以吏部爲首旻怒曰今日纔認得六卿之長旣署名即遣人報韋瑛曰本兵部所寫旻但以次居首爾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遇劉珝劉吉於早朝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黄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乆是非多故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況直又扶持何爲不論列乎珝曰不然吾等言事爲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

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何爲天下後世謂此爲何等時邪越無以應　初西廠所執人旣多皆無案籍可證至是廠革其人各散去有太醫院判蔣宗武者囚服到家家人猶不之覺　兩浙清軍御史丘山奏廣東如高雷廉瓊肇五府地僻民稀而廣西荒落殘破尤甚有司如例清軍解遠衛補伍率多逃入賊中况今兩廣寇賊出沒缺軍調用乞將兩廣清出軍丁發附近衛所差操仍行原衛停勾爲便兵部覆奏從之　太監懷恩傳旨錦衣衛副千戶吳綬令於鎮撫司同林巒問刑綬貌陋心險頗通文移

詞翰時西廠雖革　上有時密召汪直察外間動靜
且令訪能文事者爲之輔有一軍卒報直云錦衣千
戶吳綬能寫本通行移直遂召至批答封進稱旨遂
有是命　兵部尚書項忠乞歸養疾許之　六月
南京兵部尚書原傑卒傑山西陽成人正統已丑進
士授御史巡按江西有聲歷左副都御史處置荆襄
流民任滿擢右都御史掌院王越沮之改南京兵部
尚書時傑已因勞成疾竟卒於南陽之驛舍年六十
一傑樂聞讜言誠心待物故所至成功而區畫流民
一事尤爲倬偉使國家意外無窮之變一旦潛銷默

究其功蓋不可掩云　革兵部尚書項忠爲民忠初具奏革西廠令郎中姚璧請各衙門堂上官署名汪直啣之至是直囑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與指揮黃賓事謂賓求于兄太監黃賜囑忠并武選郎中姚璧得由京衛陞江西都司事下都察院給事中郭鏜御史馮貫等交論忠違法詞連其子錦衣衛千戶綬　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問于廷忠抗辯不服然衆知出直意無敢違者獄成忠革爲民其餘降罰有差　陞王恕爲右都御史仍廵撫雲南恕上奏鎮守雲南太監錢能令指揮熊誌將黃祿古蓋黃鸚

哥一隻送臣進貢臣因思去年大學士商輅奏蒙雀
却貢獻今却令臣進貢前禽誠恐近日別有勅旨轉
行能查理能輒稱不容鎮守行文都布按三司將爲
中臣之地雖朝廷明見萬里必不爲其所惑臣不得
不明言之能在雲南逝年差官盧安等前去外夷孟
密等處求索金寶禽鳥等物擾害夷人致指揮郭景
投井身死臣聞漢時鼠巢于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爲
不祥鸚哥本綠羽而今黃豈非變色類耶能何取于
此故違詔旨遠取徼外而必欲進乎雲南近來貢獻
少息人心稍安若容進此物獘端復開伏望痛却錢

能此貢仍通行各處玩好物件一切禁止天下幸甚
上嘉納之　御史戴縉言近年以來災變荐臻伏蒙
皇上諭兩京人臣同加脩省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
何不肖亦未聞羣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惟太監汪
直緝捕楊曅吳榮等之姦高崇王應奎等之貪奏仕
馮徽等寃抑之囚禁裏河宦人之弊是皆允合公論
足以服人而警衆柰其部下官校韋瑛等張皇行事
大臣奏蒙俞允即將西廠革罷伏望推誠任人及時
脩政乞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斷自聖衷　上恍其
言命所司議行之時西廠方革人心稍安縉九年考

滿不遷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建言須直功德以覬倖進先以奏草示直然後上之於是直復開西廠詷察苛人不堪命勢焰薰灼天下聞而畏之其禍端實肇於縉又縉奏內自陳一事尤迎合直意盖直嘗謗楊曅投商輅李賓董方求緩其罪 上信之而難於施行縉言適中機會故尤為直所喜云

調兵部武選司郎中姚璧為廣西思明府同知璧故尚書夔之子夔素與尹旻不協及璧又忤旻意欲注邊郡恐致物議乃擬徽州近地知內批必不從果得旨璧浙人何得處以近地遂有是命璧居廣西數

年以病歸卒于家　大學士商輅奏乞休致詔陞少保賜給驛歸　雲南巡撫王恕疏奏近該臣等題為外夷脫回中華軍丁蒙差刑部郎中鍾蕃錦衣百戶宋鑑前來行勘提取盧安等到官鞫問間忽百戶汪清齎捧駕帖與鍾蕃等臣竊疑之臣聞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皆所以禁詐偽也今齎來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況錢能等交通外國擾攘夷方之事兵部奏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而本邦等處節有緬書告訴臣不得不從實上聞其罪彼與

否朝廷自有祖宗法度在臣豈敢有一毫重輕於其間哉上下所司究之　大同巡撫李敏等奏報大同三路計脩邊墻壕塹墩臺共九萬三千七百七十九丈　命南京工部脩理南京國子監文廟兩廡廚庫共八十六間從祭酒王㒜奏請也　秋七月　刑部尚書董方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自陳衰老乞休致許之　兵部主事陸容六年考滿御史張蕙掌河南道因私忿考容有兩京從仕公不勝私之語容不能平亦奏蕙心術陰險倫理有虧下吏部容竟從考稱詔翰林院會內閣自覈其官屬時考覈諸司官屬

俱聽吏部都察院會覈獨翰林以文學侍從爲職致
聽其長自覈　南京吏部尚書崔恭致仕　少詹事
兼侍讀學士徐溥以母喪去任　陞余子俊爲兵部
尚書林聰爲刑部尚書耿裕爲吏部右侍郎邢簡爲
戶部右侍郎張鵬爲兵部右侍郎程宗爲右副都御
史　陞陝西左叅政秦紘爲右僉都御史提督鴈門
等三關兼巡撫山西　以旱災免福建成化十二年
等米十五萬九千九百餘石　是月陝西鞏昌平凉
府諸州縣隕霜傷稼　八月　左都御史王越自陳
職專院事兼提督各營操練軍馬恐顧此失彼乞免

督操一事詔不允特旣用余子俊爲兵部尚書故忽
忽不得志故有此奏　命杭州府祭唐臣褚遂良遂
良仁和縣人前代舊有祠未入祀典至是儒士周環
以爲言下禮部覈實行令有司每歲春秋致祭　詔
留巡鹽御史雍泰撫恤兩淮竈丁　陞翰林學士丘
濬爲國子祭酒　九月　改王恕爲南京都察院右
都御史叅贊軍務　南京科道官交論倪謙錢溥皆
老耄不職又爲清議所鄙乞罷斥之不允　冬十月
兵部尚書余子俊自陝西至京管部事　復立哈密
衛於苦峪谷時苦峪旁近赤斤罕東二衛屢相仇殺

都督僉事王璽等於苦峪各築城復立哈密衛令罕
慎等居之且賜以布帛米糧分給土田及牛具穀種
陞御史戴縉爲尚寶司少卿縉欲得都御史及是
命下悻悻不樂　十一月　嚴文武官乘轎之禁太
監汪直言洪武永樂間人臣無敢乘轎者正統時文
官年老或乘肩輿景泰以來師保既多乘轎延至于
今兩京五品以上無不乘轎者文職三品年六十以
上可許武職宜一切禁止從之本藁吳綬所撰也是
時王越尹旻及戴縉吳綬皆爲直心腹而學士劉珝
爲越所誘亦與直通數人者凡有謀議直徑達於上

輒見施行人皆畏懼雖司禮監亦謹避之　浙江杭州大雷雨虹見廵按浙江御史侶鍾言按月令八月雷始收聲二月雷乃發聲今十一月初旬一陽始生正閉藏之時而乃雷電交作虹霓出見皆爲非時乞加脩省事下禮部覆奏近年杭湖等府旱潦相仍今又值此災變不可不預爲警備宜移文廵按及都布按三司等官痛加脩省伸寃抑捕強橫撫恤軍民操練士馬從之　山西太原府石州民桑冲伏誅初大同府山陰縣有男子習女工爲婦人裝以誘淫良家女婦有不從者用魘魅淫之冲盡得其術從而效之

者七人冲歷四十餘州縣淫女婦莫有疑其偽者至晉州有男子欲強淫之始知其偽告官械至京都察院具獄以聞上以其情犯醜惡有傷風化命凌遲于市且令搜捕七人者誅之 十二月 詹事府少詹事黎淳奏科場出題作文定式謂洪武年間已常頒降近年所刊程文純粹者少駁雜者多乞移文所司將考試官究治申明科場舊制頒降學校永為遵守上曰科舉重事各處出題刊文等事何為違式差謬該部會同翰林院學士等官覆奏考試等官務取學行老成之士不許狥私濫舉出題校文并刊録文字

必須合式依經按傳文理純正不許監臨等官干預
御史胡璘奏近年以來天下儒學教官率多歲貢
監生其言語文章不足以爲人師範乞今後會試多
取副榜舉人選用庶教官得人而人材可成事下禮
部覆奏師儒之職賢材攸係宜如璘言　命左都御
史王越兼兵部尚書加俸一級越自陳紅鹽池獲勝
之功爲故尚書白圭抑沮録功反在諸將之後事下
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越統領孤軍深入虜境此捷從
前所無　上准擬陞授故有是命
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　吏部以朝覲奏老疾罷軟

貪酷及素行不謹官二千十六員詔老疾者致仕罷
軟不謹者冠帶閑住貪酷者爲民唯福建右布政鍾
清浙江按察使劉釪江西按察使趙敔清愼正直中
外所聞爲權奸忌嫉俱列不謹君子惜之釪忠愍公
球之仲子也學行爲尤著云　河南按察司提學副
使陳選陞本司按察使　二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
命萬安劉珝劉吉提調各官講讀王獻黎淳謝一夔
汪諧鄭環羅璟更番侍班彭華江朝宗劉健程敏政
周經陸釴張昇張順更番講讀　勑改太子少保戶
部尚書萬安爲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戶部尚

書劉珝禮部尚書劉吉各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
學士　三月　皇太子行冠禮　禮部言皇太子冠
禮已成每月朔望日文武百官于奉天殿朝叅後合
赴文華殿行禮　上命以四月朔日爲始　以南京
右都御史王恕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賛機務　勅兵
部左侍郎馬文升等往遼東招安建州三衛夷人
以太學士萬安劉珝劉吉吏書尹旻兵書余子俊刑
書林聰工書王復兵書兼左都王越掌通政司事工
書張文質大理卿宋旻充殿試讀卷官　上親策會
試中式舉人梁儲等三百五十人賜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時曾彥年六十餘執政以其對策簡約遂置第
一是科得林俊劉忠彥　免浙江府縣收買花木
安南國王黎灝奏占城頭目波籠阿麻先與臣國通
好成化十一年得琉球國海船漂風之衆遂率以侵
掠爲臣國邊兵所敗今陪臣黎弘毓回自天朝恭奉
勑諭責臣占奪占城地方改爲州邑此臣不能不瀝
血陳辭而訴其無此也夫占城提封全非沃壤家稀
蓄積野絶桑麻山無金寶海乏魚鹽止有象牙犀角
烏木沉香而臣國所産寔多不足爲貴得其貨不足
以富得其勢不足以強而守之甚艱臣何所利而古

奪占城改爲州邑也今朝廷又諭臣復其土宇不得殄其宗祀誠恐天使急遽之際緝訪難詳而占城避亂之人與臣國爲仇言不足信伏望特遣朝使申畫郊圻興滅繼絶使占城上下輯寧臣國邊陲休息以藩中國以康遠人此臣之大願也謹遣陪臣阮達濟以聞上下其章于所司　南京翰林脩撰致仕羅倫卒　夏四月　吏科都給事中趙侃等言州縣守令親民之職不宜以監生序補恐任非其人適爲民害乞諭吏部取發身科目者選授之下吏部覆奏以爲先年大學士李賢請選監生有學識者授知州知縣

等官至今行之歲貢有才識可用者固難以科目拘
自今大選比舊嚴試之其于府同知知州知縣有缺
仍視李賢所奏為便詔可　設貴州程番府儒學
五月　免徵遼東藥材二年遼東都司歲貢人參三
百斤五味子一百五十斤連年貢未至巡撫都御史
陳鉞奏藥材產于鳳凰山靉陽等處距遼東四百五
里密邇虜巢時被侵掠不得採取乞暫停免俟事寧
之日採辦如例從之　以尚寶司少卿戴縉為右僉
都御史管院事　翰林儒臣編輯御製詩集成凡四
卷五百八十九首　兵部尚書余子俊議上武舉科

條時太監汪直用事欲以建白為名吳綬為撰草奏
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
於是子俊會文武大臣暨科道官議上武舉科條大
畧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射二場試論判
語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賜武舉及第出身有
差恩榮次第錄名勒碑亦如進士科制內閣竊計汪
直所奏出吳綬所撰祖宗設科取士文武自是不同
然沮之必有禍及奏上票旨武舉重事未易即行令
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學等官
具奏處置　六月　設廣東肇慶府恩平縣　命太

監汪直領通事百戶王英往遼東處置邊務初王英謀欲往遼東撫諭諸夷會遣馬文升不得遂至是聞文升等招安功垂成復囑直往而佐之行其意請建州雖安朵顏三衛宜撫欲因是以為巳功且沮詹昇之進後英竟得陞千戶而文升之禍肇于此矣 貴州普定等處蠻賊刼掠總兵官都督吳經等欲大發湖貴雲南兵擊之兵書余子俊以經乃吳綬之兄畏勢欲准其奏 上曰兵凶戰危豈可輕動蠻夷為患在防禦有術若大發兵恐首惡未得徒傷無辜況貴州山箐茂密縱使兵至豈能得志乎其勅巡撫都御

史陳儼相度事情緩急應否調兵征勦奏來處置
秋七月　浙江按察使楊瑄卒瑄江西豐城人初舉進士爲御史極論石亨曹吉祥被譖下獄減死謫戍二凶敗復御史歷陞浙使力振憲度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年纔五十四竟卒于官人皆惜之　江西人楊福嘗爲崇府內使僕後隨入京既而逃還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福乃詐稱爲直而所識者僞爲校尉先自蕪湖乘傳給廩歷常蘇由杭州抵紹興寧波諸府有司及市舶司等官皆信畏承奉軍民多以詞訟往訴亦爲受理至台温處州繼建寧延平

皆操兵盤糧以張威福所過假廉以取信而跟隨偽校尉則任其納賄及抵福州稱有勅旨三司而下迎候惟謹小官忤意者輒杖之竟爲鎭守太監盧勝等察知執問如律時直勢振天下故小人乘之擾害如此云　八月　巡按直隷御史范珠奏江北大水爲災漂沒田廬倒塌城郭春秋傳曰大水者陰逆與怨氣并所致也伏望親賢遠奸信賞必罰仍勅翰林院博稽往事敷陳致災之由欽天監占候天象推詳災咎之應科道直言無隱吏部用人無私法司鞫囚無枉戶工二部一切逋欠之物不急之務宜停徵罷役

及將被災之處今年夏秋税糧爲除豁以甦民困疏

入　上曰所言皆已行之事所司其知之　戊戌早

朝東班官若聞有甲兵聲者因群易不復成列衛士

爭露刃以備不虞久之始定莫知其故　上命御史

究其事所從起竟莫能得也　執蘇松巡撫都御史

牟俸翰林學士江朝宗下錦衣獄事連浙江僉事吳

瑞等多人差官校逮問初太監汪直欲往遼東詗察

事情不果遼東巡撫陳鉞聞之懼遣人賂直相厚者

斷爲之解既又令人自廣寧抵山海關一帶諷其居

人候直過羣伏道左右候鉞行事公當時直左右已

有納鉞賂者因加稱賞直信之不疑至廣寧鉞便服
雜僕從中朝夕左右惟直所命直遂大喜相合鉞因
譖馬文升及倖倖巡撫山東時鉞為布政有隙及巡
撫南直隸適汪直南京公幹多造言於直者直歸未
發也至是倖議事至京直還朝鉞因囑直發之下獄
鉞子澍前以奏捷陞錦衣衛冠帶小旗至是鉞言澍
嘗為生員不能操練乞入國學自效因引李秉子華
項忠子綬俱以奏捷陞所鎮撫之例事下兵部尚書
余子俊請免澍旗役而令冠帶入監從之　陞錦衣
衛問刑副千戶吳綬為指揮僉事仍掌鎮撫司事

九月　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為浙江按察使　以
戴珊為陝西提學副使珊躬教諸生窮鄉下邑無不
至約束堅明風雨不爽一如在南畿時云　冬十月
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鍉為庶人王毋平氏妃周氏
及昌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淩遲及其妻
妾子皆斬之籍其家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竊語王曰
王疾病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為然令
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諸王來問疾俱以託之王薨恂
與王毋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抱納宮
中既長俱受封既而恂之姻家以私忿發其事下撫

按諸司官廉得其實刑部尚書林聰等具獄覆奏
上曰周恂陰謀主使紊亂宗支淩遲處死妻妾子俱
斬肖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鍥追降爲庶
人仍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　命御史婁謙提督
南畿學校　勅吏書萬安爲太子太保仍兼謹身殿
大學士兵書王越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兵書
余子俊刑書林聰工書張文質爲太子少保俱仍管
事　巡按江西御史沃頖奏吉安知府黃景隆淹禁
淩虐故勘致死人犯自成化十一年至十三年計三
百八十七人都察院覆奏命刑部郎中屠勳錦衣衛

百戶楊綱會撫按三司官鞫治閩縣致死者總四百十七人其無罪而故勘故禁死者實百有六人有一家五人者有父子兄弟三四人者景隆坐凌遲罪械繫至京下法司議之 十一月 十二月

憲章録卷第三十五